

# 马家庄秦宗庙遗址的文献学意义

徐扬杰

1981—1984年，考古工作者在陕西凤翔县马家庄发掘了一号建筑群遗址。这座遗址规模宏大，布局谨严，保存完整，各建筑物内部的寝、室、厅、堂、阶、庭等结构的轮廓均清晰可辨。据专家们研究，认为它是春秋时期秦国公室宗庙遗址<sup>①</sup>，我想这个结论是不错的。

西周春秋时期，社会上盛行着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结合而成的宗族组织。这是一种政权和族权、君统和宗统合而为一的特殊的社会组织。宗庙制度是宗族组织形态结构的主要构成部分之一。当时反映和维护宗族制度的宗法制度，对于各级各类贵族的宗庙的规制、数目、布局、朝向等问题，都曾作过严格的规定。可是由于年代久远，文献散失，关于宗庙制度中的许多问题，我们今天已经搞不甚清楚了。历代研究宗法制度的学者，尤其是宋以后的学者，对西周春秋的宗庙制度进行过一些考证，有的人还根据自己对文献记载的理解，再加上一些个人的想象，画过不少宗庙的图样，因为没有实物证明，人们对此大都将信将疑。马家庄秦宗庙遗址的发掘，推进了关于宗庙制度的研究。它既印证了宗法制度中关于宗庙的各种规定，又补充了文献记载的缺漏，解决了宗法制度研究者之间的许多分歧，在文献学上具有重大的意义。

## 一、一个宗庙群是一次建成的，还是分期分批建成的？

西周春秋的贵族是分成不同等级的，宗

庙的规制也相应的分成若干等级，这种等级首先在宗庙数目上反映出来，一般认为，各级贵族的宗庙数目，是天子七庙，诸侯五庙，大夫三庙，士一庙<sup>②</sup>。有的记载认为天子亦是五庙，云七庙者，乃包括二祧庙也<sup>③</sup>；士则为二庙，即考庙和王考庙<sup>④</sup>。

按照宗法制度，“君子将营宫室，宗庙为先”<sup>⑤</sup>。一个宗族在建立时，是否要按照规定的数目把所有的宗庙都一次预先建成呢？过去的研究者们似乎都是这样认为的。然而这种看法是否符合历史事实，却值得大大怀疑。对于周家族来说，一次建成数个宗庙比较好解释。因为它历史悠久，世系清楚，灭商以前就已建成或灭商以后一次建成七庙或五庙，供奉始祖后稷及现任宗子(周天子)的高、曾、祖、祢四亲，各庙都可以派上庙主。假如一个宗族新近从旧宗族分裂出来，族长被分封为诸侯或大夫，说它们一开始就按规定一次建成五庙，三庙，这就不好理解了。因为如果是这样，那么始封之君供于祖庙或准备供于祖庙，昭庙穆庙不是要长期空着吗？以建立五庙的诸侯为例，要等到始封君的玄孙死去后，最后一个穆庙才能派上用场，即使每一代均在十六岁就生了嫡长子，等到玄孙死去，最少也得一百年以上，预先建立那么多的昭庙穆庙等着，情理上说不通，经济上也不合算。可不可以说诸侯五庙、大夫三庙一次建成，供奉此宗族分封建国以前的始祖及始封君的高、曾、祖、考等近亲呢？也不可以，因为有的宗族始封君以

前的世系根本搞不清楚，例如齐国就是这样，他们连自己的祖先是谁都不清楚，怎么会建庙去供享呢？所以我认为合理解释只能是：诸侯、大夫的宗庙是分期分批建成的，宗法制度规定的数目，只是各级宗庙的最高限额，并不要求一个宗族在建国、立邑时就按照这个数目预先把所有的宗庙都一次修成，这一点在马家庄秦宗庙遗址中得到了证明。

马家庄有秦宗庙三座，从宗庙的宏伟规模及靠近秦早期都城雍(即今凤翔)来看，当是秦公室宗庙。中间座北者为祖庙，韩伟说：“太祖庙应享始封君，即秦襄公”<sup>⑥</sup>，是很对的。祖庙左南为昭庙，右南为穆庙。“周东徙洛邑，秦襄公始封为诸侯”<sup>⑦</sup>，按照宗法制度，秦公室宗庙当有五个，为什么马家庄宗庙只有三个呢？一种解释说：秦人“直接承袭了殷人天子五庙制度，以诸侯王的身份建立三庙”<sup>⑧</sup>。这虽可自成一说，但秦同殷完全没有渊源关系，说秦继承了殷人制度颇为费解。我想秦为周天所封诸侯，理当奉行周人的制度。马家庄宗庙之所以只有三个，是因为建造宗庙时，秦公从襄公起还只传了四代，除襄公进始祖庙外，现任秦公(宗子)还只有祖、祢二代需要立庙享祀，没有必要为自己及尚未继位的世子预先建立宗庙。也即是说，宗法制度规定的各级各类贵族的宗庙，并不要求一次建好，而是宗子死去一个，建造一庙，到最高限额为止。

## 二、宗庙的总体方向是朝东还是朝南？

宗庙的总体方向也就是祖庙的朝向。关于祖庙的朝向，历来有座北朝南和座西朝东两种说法。前说以晋孙毓为代表。他说：“宗庙之制，……太祖在北，左昭右穆次而南。”<sup>⑨</sup>唐以后人注经，大多力主此说，如贾公彦说：诸侯五庙之制，“太祖之庙居中，二昭居东，二穆居西。”<sup>⑩</sup>以东西为左右，祖庙当为南向。后说以梁皇侃为代表。他说：“太祖之

主，在西壁东向，……以次东陈，在北者曰昭，在南者曰穆。”<sup>⑪</sup>以北南为左右，祖庙自然是座西朝东的。后人持此说者亦不少。两说争论了一千余年，到清人注经时仍然众说纷纭。由于马家庄秦宗庙遗址的发掘，这一争论可以结束了。马家庄遗址共有祖庙、昭庙、穆庙各一，祖庙恰恰是座北朝南的<sup>⑫</sup>，说明孙毓“太祖在北，左昭右穆次西南”的说法是正确的，而皇侃的太祖东向，“以次东陈”的说法是不符合历史实际的。

祖庙的朝向搞清楚了，昭庙穆庙的朝向问题也就相应的解决了。祖庙座北朝南，昭庙在它的左前方，自然是座东朝西，穆庙在祖庙的右前方，同昭庙对称，朝向相反。这一点，在马家庄秦宗庙遗址中也得到了证明。因此皇侃关于“太祖之子为昭，在太祖之东而南向；太祖之孙为穆，对太祖之子而北向”<sup>⑬</sup>的说法，也是不正确的。

## 三、宗庙群的布局是呈“一”字形，还是呈“品”字形？

宗庙建筑的布局，是祖庙居中，昭庙穆庙在祖庙的左右方，周祖庙排列在一条平行线上，成为一个“一”字形的建筑群，还是昭庙穆庙在祖庙的前方左右摆开，成为一个“品”字形的建筑群？这个问题历来研究宗庙礼制的人中也有分歧。前面提到的皇侃，孙毓等人，不论是主张祖庙座北朝南，还是座西朝东，有一点却是一致的，都认为宗庙是一个“品”字形的建筑群。太祖庙在最北端或最西端，居中，自成一列；有三庙者，昭穆庙则在它的左右前方，对称排列，成为第二列；有五庙者，接着第一对昭穆庙复对称排列，成为第三列，这就是所谓的“左昭右穆次而南”，“以次东陈，在北者曰昭，在南者曰穆”的意思。这样排列的结果，宗庙群必然是一个“品”字形布局。清人任启运申皇、孙之说，他画的《天子七庙都宫门道图》、《诸侯五庙都宫门道图》，都是太祖庙居北，左昭右

穆次面南的“品”字形<sup>1</sup>。

唐贾公彦注《仪礼》，首创五庙、三庙东西平列之说，“太祖之庙居中，二昭居东，二穆居西”<sup>2</sup>，细绎语义，他是认为五庙东西排列在一条直线上，即呈“一”字形，清人焦循、孙诒让、申贾说，焦循画的天字宗庙图和诸侯宗庙图，都是五庙东西并列，成“一”字形<sup>3</sup>。孙诒让虽然注意到了“依孙(毓)说，则昭穆居太祖庙之南，不东西并列，宋以来说庙制者多从之”，但他认为“孙说之误明矣”，而“五庙平列及庙门外隔墙之制，贾说自不可易”<sup>4</sup>。

马家庄遗址中有秦宗庙三座，正好呈“品”字形布局，又一次说明孙毓等人关于西周春秋宗庙制度的说法是正确的，孙诒让花了很长的笔墨来论证宗庙布局呈“一”字形的说法，由于未见到宗庙的遗迹，即使象他那样学识渊博的专家，也不免得出错误的结论。

#### 四、亳社在宗庙群的南面，还是在它的北面？

亳社即殷社，亡国之社，是西周春秋时期天子、诸侯宗庙建筑的一个构成部分。宗法制度之所以要求在宗庙建筑中附加这么一个玩意儿，据说是为了使天子、国君常常看到它，引为鉴戒，反省自己，免蹈殷亡国的覆辙。

亳社建在宗庙群的什么地方？历代研究宗庙礼制的人对此似乎没有分歧，建在宗庙群的南面，庙门之外，自汉至清，人们都是这样认为的。如班固在《白虎通》中说：亳社“置宗庙之墙南。”<sup>5</sup>晋范宁注《谷梁传》，虽然只笼统地说“立亳之社于庙之外，以为屏蔽”<sup>6</sup>，未指明具体方位，但既为屏蔽，当在南面庙门外。此后人们都一致认为亳社在宗庙之前，如唐孔颖达说：“亳社在宗庙之前。”<sup>7</sup>清焦循说：“前有亳社，后有诸寝。”<sup>8</sup>他画的天子、诸侯宗庙图，都把亳社画在宗庙群的

正南面。孙诒让说：“每庙后有寝，王庙之前又有亳社。”<sup>9</sup>庙门南开，亳社在前，自然是在宗庙之南了。

马家庄秦宗庙遗址的发掘，证明上述说法统统是错误的。马家庄一号建筑群的北面，有一座较小的方形建筑物，韩伟确认为亳社<sup>10</sup>，完全正确，它的位置在建筑群中轴线的正北端，祖庙之后，亦即整个宗庙之后。这证明，从班固到孙诒让，都把亳社的位置完全搞颠倒了，如果把他的话改为“置宗庙之墙北”，“在宗庙之后”，“后有亳社”，才是正确的。

以上意见仅仅是我的一些推论，我完全不懂考古学，也没有去马家庄遗址考察过，是否符合那里的地层情况，还有待专家们指正。

#### 注 释

①②③ 韩伟：《马家庄秦宗庙建筑制度研究》，《文物》1985年第2期。

④ 见《礼记·王制》、《礼记·礼器》、《谷梁传》僖公十五年、《荀子·礼论》等。

⑤ 见《礼记·祭法》、《吕氏春秋·谕大》。

⑥ 见《礼记·祭法》。

⑦ 《礼记·曲礼下》。

⑧ 《史记》卷十五《六国年表·序》。

⑨ 《通典》卷四十《吉礼六》引。

⑩⑪ 《仪礼·聘礼》疏。

⑫⑬ 《论语·义疏·八佾》。

⑭ 《凤翔马家庄一号建筑群遗址发掘报告》图六《遗址平面图》，《文物》1985年第2期。

⑮ 《朝庙宫室考》。

⑯⑰ 《群经宫室图》卷二。

⑱⑲ 《周礼正义·守桃》。

⑳ 《白虎道德论·社稷》。

㉑ 《谷梁传》哀公四年注。

㉒ 《左传》闵公二年疏。

㉓ 《马家庄秦宗庙建筑遗址研究》，《文物》1985年第2期。